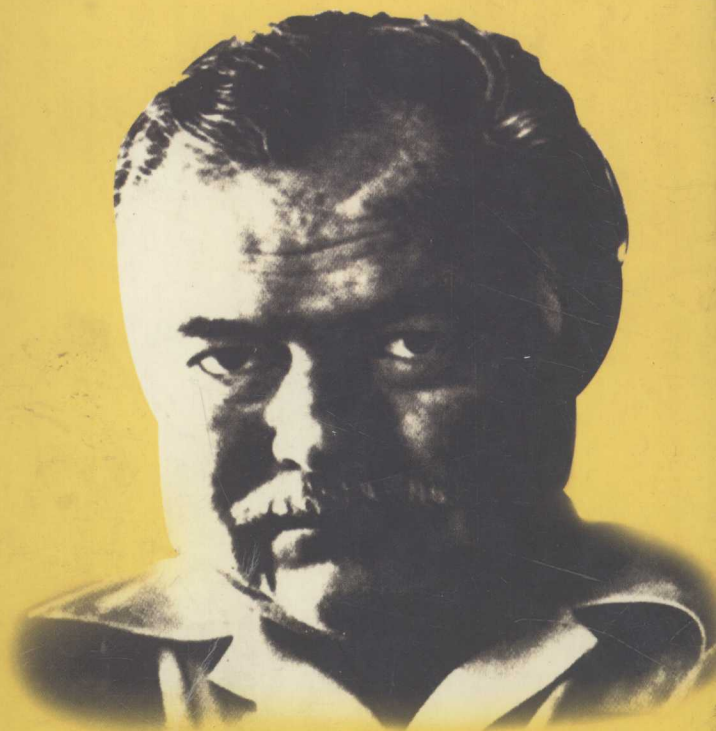


海明威文集

(下册)



漓江出版社

和上帝决斗的老牛仔

海明威文集

(下 册)

漓江出版社

没有谁能像一座孤岛，
在大海里独踞，
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
连接成整个陆地。
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去，
欧洲就会失去一角。
这如同一座山岬，
也如同你的朋友和你自己。
无论谁死了，
都得是自己的一部分在死去。
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
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谁而鸣。
它为我，也为你。

约翰·唐恩

钟为谁鸣

第一章

罗伯特·乔丹俯卧在树林中满是褐色松针的地上，下巴放在交叉起来的胳膊上。风在头顶上的松枝间呼啸作响。他俯卧的地方，是一段平缓的山坡，再往下，山坡就变得陡峭起来，可以看见柏油路弯弯曲曲地通向山口。公路旁有一条与之平行的小河，越过山口较远的地方，有一座锯木工厂。锯木厂在小河旁边，从水闸下面泻出来的流水，在阳光下闪着白光。

“那里是锯木厂吗？”他问道。

“是。”

“我怎么不记得它呢？”

“是你离开这里以后才建的。老厂还在下边，在山口那边。”

他把军用地图在地上展开，认真看起来。老人也从后面伸过头来看着。他个子不高，是个健壮的老头，穿着农民的黑布衫和灰色的、硬绷绷的裤子，脚上穿着用绳子编结而成的布鞋。他刚爬过山，气喘吁吁，一只手还放在他们带来的沉重的背包上。

“这么说，在这里看不见那座桥。”

“看不见。这里是山口，地势比较平坦，因此河水流得缓慢。再往下，到了公路进入树林的地方，地势突然变陡，就出现了险峻的峡谷——”老头说。

“这我记得。”

“峡谷上面就是那座桥。”

“他们的岗哨在哪儿？”

“你刚才看见的锯木厂就是一个岗哨。”

调查这一带地形的年轻人，从他褪了色的土黄色上衣口袋里掏出望远镜，用手卷擦了擦镜片，然后调整好目镜，于是锯木厂的那些木板清晰地呈现在眼前。他看见大门旁边有一条长凳，工棚里面有圆锯和工棚后面有一大堆锯末，也看见了河对岸山上用于输送原木下来的水道。从望远镜里看，河流很清楚，水流很平缓，水从水闸流出来，打着旋，浪花在风中飞舞。

“那里好像没有哨兵。”

“可锯木厂还冒烟呢，”老人说，“绳子上还晾着衣服。”

“这我看见了，可是看不见哨兵。”

“他们可能在荫凉地里。”老人说，“现在那儿已经很热了，哨兵可能呆在那边的阴影里，从这里看不见。”

“有可能。下一个岗哨在哪里？”

“桥的下游，就是那座养路工人住的小棚屋，离山口有五公里远。”

“这里有多少人？”他指着锯木厂问。

“可能有四个兵，还有一个班长。”

“下边呢？”

“比这里多一点。数目说不准确，但我能搞清楚的。”

“桥上有几个哨兵？”

“一般总是两个，一边一个。”

“我们得找些人才行，”他说，“你能弄到多少人？”

“你想要多少就能给你多少，”老人说，“这时候山里人多。”

“多少？”

“一百多吧，不过都是一小伙一小伙的。你要多少？”

“等我们弄清桥上的情况，我会告诉你的。”

“你现在就想搞清楚吗？”

“不，现在我想先去找一个行动前藏炸药的地方。假如有可能，我想把它藏在离桥不过半小时路程之内的安全场所。”

“那好办。”老人说。“从我们要去的地方到桥，都是下坡路。不过要到那里去，我们还得爬一段山路。你饿了吧？”

“是，”年轻人说，“不过我们得晚些吃饭。你叫什么名字？我忘了。”对他来说这么容易忘事可不是个好兆头。

“安塞尔莫，”老人答道，“我叫安塞尔莫，老家在阿维拉的巴尔科。让我帮你背那个背包吧。”

年轻人又瘦又高，一头被太阳晒得色泽斑驳的金发和因风吹日晒而变得黝黑的面孔，穿一件晒得褪了色的法兰绒上衣，一条农民穿的裤子和绳底布鞋。他弯下腰，把一只胳膊伸进皮背带，将沉重的背包甩上肩头，又把另一只胳膊伸进另一根背带里，整个沉重的背包便压在他的背上。他的衬衣在紧贴背包的地方一直是湿漉漉的。

“我已经背好了，”他说，“咱们怎么走？”

“需要爬山。”安塞尔莫说。

在背包的重压下，他们猫着腰，汗流浹背、气喘吁吁地，通过山坡上的松林，艰难地向上攀登。这里连羊肠小道也没有，可他们却一直在盘旋上升。老头走在前面，步履稳健。他们跨过一条小河，登上布满岩石的河岸。山坡越来越陡，攀登也更吃力了。前面是一大块直立、平滑的花岗岩，小河像是要从岩边向下流去，老人在悬崖下边停下脚，等待青年人跟上来。

“你行吗？”

“还好。”年轻人说。他汗流浹背，由于费力攀登陡峭的山坡，大腿肌肉还在痉挛似地抽动着。

“你先在这儿等着，我去向他们报个信。背着这玩意儿，你

大概想让子弹射中吧。”

“我可不敢开这种玩笑。”年轻人说，“远吗？”

“很近。你叫什么名字？”

“罗贝托。”年轻人回答说。他把背上的重负卸了下来，轻轻地放在河边两块风化了的石头中间。

“在这儿等着，罗贝托，我很快就回来。”

“好的，”年轻人说，“不过将来去炸桥的时候，你是否也打算走这条路？”

“不，我们从另外一条路到桥上去。那条路近，容易走。”

“我可不想把这些东西藏到离桥太远的地方。”

“你自己决定。如果不满意，还可以再换个地方。”

“到时再说吧。”年轻人说。

他坐在背包旁边，看老头儿爬悬崖峭壁。老头子爬起来并不困难，从他爬山的样子判断，他不止一次走过这条山路。他不用摸索就能抓住一样东西。那些住在山上的人非常谨慎，竟然没有踩出一条路来。

名叫罗伯特·乔丹的这个年轻人饿得要命，忧心忡忡。从前他也常挨饿，但还从来没有这么担心过，因为他从不把自己的安全看得那样重。而且根据经验他知道，在敌后的这一带活动并不是一件复杂的事。在敌后活动同穿过战线一样简单，只要有个好向导就行。只有当你被敌人捉住的时候，情况才会变得严重起来。因此挑选你所信任的人是十分重要的。你必须完全相信同你一道工作的人，或者干脆一点也不相信。你必须作出他们是否可靠的判断。不过倒不是这些事情，而是另外有一些事情让他担心。

这位安塞尔莫是个好向导，他跋涉山路的能力令人吃惊。罗伯特·乔丹是个喜走山路的人，可是天亮前跟上安塞尔莫以后，他就明白，老头儿能把他累死。罗伯特相信这个安塞尔莫。现

在，除了他的判断力以外，罗伯特样样都信得过。他还没有机会来检验老头儿的判断力。不管怎么说，他的判断力只能由他自己负责，但他并不为安塞尔莫担心，也不觉得炸桥比解决别的问题困难。他懂得怎样摧毁任何一种你能叫出名目来的桥，他也摧毁过大大小小结构不同的桥。况且在他带来的两个包里，有足够的炸药和器材，满可以炸掉两座安塞尔莫汇报的那种桥。这座桥他也还有一些印象：一九三三年他徒步到拉格兰哈去的时候，从桥上走过。前天夜里，在埃斯柯里阿尔郊外一所房子的楼上，高尔兹向他描述过这座桥。

“炸这座桥算不了什么，”高尔兹对他说。灯光照在他那满是伤疤、剃得光光的头上。他拿铅笔指点着大地图说：“你明白吗？”

“是，我明白。”

“炸桥完全算不了一回事。如果仅仅把桥炸了，还不算成功。”

“是，将军同志。”

“桥要在规定的时间炸掉，这要取决于发起进攻的时间，这才是最主要的，这你当然明白。怎样完成任务由你决定，这是你的权力。”

高尔兹眼睛盯着铅笔，然后用它轻轻敲着牙齿。

罗伯特一声不响。

“你明白，这是你的权力，怎样完成任务也由你决定。”

高尔兹继续说，抬头看着罗伯特，点了点头。现在，他一面用铅笔轻轻敲打地图一面说：

“这就是我必须做到的，可同时，这又是我们无法预料的。”

“为什么？将军同志。”

“为什么？”高尔兹生气了。“陪见过的进攻也不少，还来问我做什么？用什么来保证我的命令不被改变呢？用什么来保证进

攻不被取消呢？用什么来保证进攻不被推迟呢？用什么来保证在规定的六个小时之内，就能开始进攻呢？难道我们曾经有一次进攻像应该的那个样子吗？”

“如果是你在进攻，那就会按时开始的。”罗伯特·乔丹说。

“它们从来不是我的进攻。”高尔兹说，“我发起进攻，可不是我的。炮兵部队不是我的，我必须申请，要求他们参战。他们从来没有给过我所需要的支持，即使他们有这种力量。这还不算什么大事儿，还有别的事情呢。你知道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没有必要再刨根问底了。他们总是节外生枝，总有人出面干涉，你该明白了吧。”

“要在什么时候把桥炸掉？”罗伯特·乔丹问道。

“进攻开始以后。进攻一开始就炸桥，不能在这之前。桥炸了，敌人就不可能让增援部队通过这条公路了。”他用铅笔指点着，“我必须知道不会再有任何东西通过那条公路。”

“进攻什么时候开始？”

“我以后会告诉你的。不过你只能把我给你的日期和时间当作一种可能性来理解。你得按这个时间作准备。你应在进攻开始以后才炸桥，明白吗？”他用铅笔指了指，“那条公路是他们能够用来增援的唯一通道。只有那条公路能够让坦克、大炮或者载重汽车开到我要攻打的那个山口。桥必须在进攻前炸毁，而且必须让我知道。如果进攻前就炸掉，那么万一进攻推迟，他们就能修复。一定得在进攻开始以后炸，而且让我知道已经炸掉。那里只有两个岗哨。你的向导刚从那边来。他们说，他是个非常可靠的人。你就会见到他的。他在山里有人，你要多少就能给你多少。不过你应尽量少要人，当然也得够用。哎，其实我没有必要告诉你这些。”

“不过我怎么才能知道进攻开始了呢？”

“进攻要投入一个整师呢，要用一场空袭作前导。你不聋，

是吗？”

“这么说，我一听见炸弹的爆炸声，就可以断定进攻已经开始，对吗？”

“你不能总是用这种方式来判断一次进攻的开始。”高尔兹摇摇头说，“不过这次可以，这是我的进攻嘛！”

“我明白了。”罗伯特·乔丹说，“我不能说我喜欢这个任务。”

“我也不喜欢。如果你不愿意干，现在就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干不了，也现在就说。”

“我要去干。”罗伯特·乔丹说，“我会很好完成任务的。”

“上述这些事情我都要求你落实、执行。”高尔兹说，“此外，不能有任何东西通过大桥，这是绝对的。”

“我明白。”

“要求人们按这种方式去干这种事，并不是我喜欢的事。”高尔兹继续说：“我不能命令你去做，我知道你在我规定的情况下，完成这项任务要付出多大努力。我仔细说明了这一点，你就能知道所有可能遇到的困难，以及这件事的重要性。”

“但如果桥炸了，你怎么向拉格兰哈推进呢？”

“我们轰炸山口之后，向前推进，紧接着就准备修桥。那可是很麻烦但又非常漂亮的一仗，像往常一样，既麻烦又漂亮。计划是在马德里制订的，是那位不走运的教授维森特·罗霍的另一个杰作。我发起进攻，可是和往常一样，发起进攻的人手里却没有足够的力量。尽管如此，这还算个可行的计划，我对它比对往常那些计划要乐观点。只要把桥炸掉，计划就会成功，我们就能拿下塞哥维亚！来，我告诉你我们怎么个打法。你知道吗？我们不是攻占山口顶部，我们要拿下这儿，这儿。瞧，这儿……就是这儿。”

“我可不想知道这些。”罗伯特·乔丹说。

“好的，”高尔兹说。“知道这些到战线那边反而会给你增加

负担，是吗？”

“我从来是与我无关的事我都不想知道，这样无论出了什么意外，反正不是我说出去的。”

“对，不知道更好些。”高尔兹用铅笔敲了敲额头。“我也是经常希望自己什么都不了解。不过，桥的情况你必须了解。”

“这一点我知道。”

“我相信你明白这一点。”高尔兹说，“我不想再对你说什么了。现在让我们来喝点什么。讲这么一气，我渴了。乔丹同志，你的名字要是用西班牙语说，可真够可笑的：郝塔同志。”

“霍哧。”高尔兹咧开嘴笑了笑，他让声音从喉咙深处发出来，好像患了感冒咳嗽一样。“霍哧，”他嘟哝着，“霍哧辇军同志，如果我事先知道他们怎样用西班牙语叫高尔兹，那我来这儿参战前一定换个好听一点的名字。我明明知道我是来指挥一个师而且可以随便挑选一个我所喜欢的名字，结果却挑了个‘霍哧’‘霍哧辇军’。现在要改也晚了。你喜欢‘帕蒂占’吗？这是俄国人称呼敌后作战的一个专用名词。”

“很喜欢，”罗伯特·乔丹笑着说，“在野外活动有益健康。”

“我像你这个年龄的时候也喜欢游击战。”高尔兹说，“他们告诉我你很会炸桥，炸得很科学。不过这只是耳闻，我还未亲眼见你做过。也许你徒有虚名。你真能炸桥？”他现在是在开玩笑。“喝这个，”他递给罗伯特一杯西班牙白兰地。“你真能把桥炸掉吗？”

“或许能。”

“炸这座桥，你最好别来什么‘或许、大概’之类。得了，我们又谈这座桥了，你已经充分了解了这件事。我们只顾说正经事了，也该说说笑话开开心。喏，你在战线那边女朋友多吗？”

“没有，在那儿没时间交朋友。”

“我不同意。工作没有规律，生活也就越没有规律。而你的

任务就是很没有规律的。出发前你还需要理理发。”

“该理的时候我就理。”罗伯特·乔丹说，心想，如果他的头像高尔兹一样剃光，那一定难看死了。“没有姑娘，我的事也已经操心的了。”他闷闷不乐地说。

“我应穿哪种制服呢？”罗伯特·乔丹问。

“什么制服也不用，”高尔兹说，“你的发型很好，我是和你开玩笑的，你和我大不相同。”说着又斟了一杯酒。“你并不是只想着姑娘，我可是从来就不想。怎么能想这些事呢，我是 General Sovietique。我不想，我不想陷进胡思乱想中去。”

他的一个部下坐在椅子上，正在一张绘图板上看地图，这时用罗伯特不懂的语言朝高尔兹喊了句什么。

“行了。”高尔兹用英语说，“我开个玩笑，与你有什么关系？我们太严肃了，开开玩笑未尝不可。好了，喝完就走吧，你没事了吧？”

“是，”罗伯特·乔丹回答，“我没事了。”

他们握手告别，罗伯特向将军敬了礼，便走出去。上了参谋部的一辆汽车。老头在车里睡着了。他们的汽车穿过瓜达拉马时，老头还在睡着。他们驶上纳瓦塞拉达公路，把车开到一个登山俱乐部的窝棚里。罗伯特·乔丹在出发之前睡了三个小时。

他这是最后一次看见高尔兹，看见那张并不常见的、从来没有晒黑过的苍白的脸，那鹰隼般的眼睛，大鼻子薄嘴唇，布满伤痕和皱纹的光头。明天他们将连夜离开埃斯柯里阿尔。长长的卡车队装满步兵，背负沉重装备的步兵爬进车厢，机枪连把他们的枪炮堆放在卡车上，履带式坦克爬上车身很长的装载坦克的载重车。整个师在夜里出发攻打山口。他不再想这些了，这不是他的事。那是高尔兹的事。他只有一件事可做，也只有这一件事必须认真想清楚，他得应付自如，不能着急。着急和胆怯一样糟糕，只会把事情搞得更难办。

现在，他坐在河边，注视着清澈的河水在岩石间湍急地流过。小河对面，有一片茂密的水芹。他跳过小河，摘了一大把，在水流里洗净根上的泥土，便坐在他的背包旁边，开始嚼那清凉的绿叶和鲜嫩的、带辣味的根、茎。他跑到河边，把手枪推到腰后，然后，两只手撑着石头，弯下身子去喝水。河水冷彻肺腑。

他直起身子转过头，看见老人跟另一个人从山上下来。跟着那个也穿着黑色的农民穿的上衣，深灰色的长裤。在这个地区这种服装似乎是一种制服。那人也穿绳底布鞋，卡宾枪背在后背上，光着脑袋。他们两人像山羊一样灵活，敏捷地从陡峭的山上走下来。

他们走近了，罗伯特·乔丹站起身来。

“敬礼，同志。”他微笑着对背宾枪的那个人说。

“敬礼！”那人不情愿地回答。罗伯特看着他那张粗鲁、胡子拉碴的脸。这人的面孔是圆圆的，脑袋也很圆，几乎没有脖子。他的眼睛很小，分得很开，耳朵也很小，紧紧贴在颅骨两侧。他是个壮实的汉子，身高一米八零左右，手却都很粗大。他的鼻子受过伤，嘴角也有一条疤痕，从上唇一直延伸到下颏上浓密的胡子里去。

老人向那个人点点头，对他微笑着。

“他是这里的头头。”老人笑着说，然后弯起胳膊比试着，好像要显示一下自己发达的肌肉，然后看了一下带卡宾枪的人，用一种略带嘲弄的腔调夸耀说：“一个非常强壮的硬汉。”

“我看得出来，”罗伯特·乔丹说着，再次对他微笑。他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人的样子，而且从内心说，他一点也不想给他笑脸。

“你有证件吗？”带卡宾枪的人问。

罗伯特·乔丹解开扣住上衣口袋的别针，从法兰绒衬衣的左胸口袋里，取出一张叠起来的纸，递给那个人。那人打开这张

纸，在手里翻过来掉过去，疑虑地看了看。

他不识字。罗伯特·乔丹注意到这一点。

“你看这大印。”他说。

老人指着盖章的地方。带卡宾枪的人还是把那张纸拿在手里，翻来复去，仔细研究着。

“这是什么章？”

“你从来没见过吗？”

“没有。”

“这里有两个章，”罗伯特·乔丹说，“一个是 S. I. M，军事情报处；另一个是总参谋部的。”

“对了，这个章我以前见过。不过在这里除了我以外，谁也不能发号施令。”那人闷闷不乐地说，“你那包里装的是什么？”

“炸药！”老人骄傲地说，“昨天夜里我们带着它穿过战线，今天一整天我们带着它爬了这么远的山路。”

“我会使用炸药。”带卡宾枪的人说。他把那张纸还给罗伯特·乔丹，然后上上下下打量他。“好吧，烈性炸药对我有用。给我带来多少？”

“不是带给你的。”罗伯特·乔丹心平气和地回答他，“炸药是干别的用的。你叫什么名字？”

“你问这个干吗？”

“他是巴布罗。”老人代他回答。带卡宾枪的人阴郁地看着他们俩。

“好啊，我听到过许多关于你的美谈。”罗伯特·乔丹说。

“你听说了什么了？”巴布罗问。

“我听说你是一个出色的游击队领导人，你忠实于共和国，用实际行动表现了你的忠诚。你是一个严格正直、勇敢的人，总参谋部的人让我问候您。”

“你在哪里听说这些的？”巴布罗问。罗伯特·乔丹发现他——

点也没有因为这些夸奖而表现出得意的神色来。

“从布伊特拉戈到埃斯柯里亚尔，我都听见了关于你的议论。”罗伯特·乔丹列举了战线那边那一带地区的名字。

“无论在布伊特拉戈还是埃斯柯里亚尔，我一个人都不认识。”巴布罗说。

“那边很多人不是当地人。你老家在哪儿？”

“阿维拉。你带这些炸药来干什么？”

“炸一座桥。”

“什么桥？”

“那是我的事。”

“如果桥在这块地盘，那就是我的事了。你不能炸自己驻地附近的桥，你得驻扎在一个地方，而在另一个地方干这种事。我懂得这个。渡过些年头至今还活着的人，是懂得这种事情的。”

“但这是我的事情。”罗伯特·乔丹说，“不过，我们可以一起讨论。你能帮我拿这两个背包吗？”

“不。”巴布罗摇摇脑袋。

那老人突然转身朝着他，用方言狂怒地、飞快地说起话来。罗伯特·乔丹仅仅能够很勉强地听懂。这种方言说起来像念克维多的作品一样。安塞尔莫讲的是古老的加斯梯里亚语，那意思是，“你是畜牲吗？啊，还是一只野兽？对，你比野兽还像野兽。你有脑子吗？没有。一点点也没有。现在我们为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找你，你却说你的驻地要受到打扰，你把那个狐狸洞的利益放到了人类的利益之上，放到了你的人民的利益之上。‘我的这个’，‘我的那个’，胡扯一气。拿上那个背包！”

巴布罗垂下了眼睛。

“每个人都必须按照实际情况，只做他办得到的事。”他说，“我们住在这儿，可我们在塞哥维亚活动。如果你在这儿骚扰了敌人，我们就会被他们从这一带的山林里赶走。我们只是因为

这里按兵不动，才能够在这山林中呆下去。这是狐狸的原则。”

“是，”安塞尔莫尖刻地说，“这是狐狸的原则，可我们需要的是狼。”

“我比你更像狼。”巴布罗说。罗伯特·乔丹明白，他会背那背包了。

“嘿，嗨……”安塞尔莫看着他。“你比我更像一条狼。可我已经六十八岁了。”

他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摇了摇头。

“你有那么大岁数吗？”罗伯特·乔丹问道。现在，看情形一切都会顺利，他想让气氛更轻松些。

“到今年七月整整六十八岁。”

“那还得你能活到这个七月。”巴布罗又对罗伯特·乔丹说：“让我帮你背这个包吧，把那个留给老头背。”他现在讲起话来不再一脸不高兴了，而是近乎有几分悲哀的样子。“这个老头儿力气大得很呢。”

“我背这个吧。”罗伯特·乔丹说。

“不，”老头说，“留给那个蛮汉去背。”

“我会背的。”巴布罗对他说。他那种不悦中夹杂着悲哀让罗伯特心烦意乱。他懂得这种悲哀，在这儿看到它，又使他心焦。

“那么，把卡宾枪给我。”

巴布罗把卡宾枪给他，他把枪挎在背上，跟在那两个背东西的同志后面，又步履艰难地向山上攀登，爬上那一道花岗石崖，又爬上一道陡崖，前面出现了一片绿色的林中空地。

他们沿草地的边缘走着，罗伯特·乔丹因为减轻了身上的购重，走得很轻快，卡宾枪挂在刚才压过沉重背包、被汗水浸湿了

的界膀上，几乎没有什么分量。他注意到有几个地方的青草被割过了，那里分明钉过拴马桩子。他还看见草地上有一条隐约可见

的小路，一直通向饮马的山泉边。草地上还有新鲜的马粪。他认为，他们一定是在夜里把马拴在这儿让马吃草，白天把马赶进森林以免叫敌人发现。他心里想，不知道这位巴布罗有多少马匹。

他现在才无意中发现巴布罗的裤子膝盖和大腿部位都磨花了，油光铮亮。他不清楚，他是否有骑马穿的靴子，还是就穿这双鞋骑马？他心里想，他一定有一套行头。不过我实在不喜欢他那份消沉和伤感，他想，这种消沉可不是好兆头。这是他要逃跑或者叛变之前的消沉，是出卖别人之前的消沉。

有一匹马在他们前面的树林里嘶叫起来。他透过松林里的褐色树干望过去，前面是一片密不透风的树林，只有一缕缕微弱的光线从枝叶繁茂的树顶照射下来，他看见牲畜栏是用绳子绕在树干上圈成的。他们走近树林的时候，畜栏里的马一齐把头转向他们。在畜栏外，树下堆放着马鞍子，马鞍堆用一块防雨布蒙盖着。

他们爬上山崖以后，两个背背包的人停下了脚步，罗伯特·乔丹知道他们是想听他夸一夸他们的马了。

“是啊，”他说。“这些马很漂亮。”他转身看着巴布罗：“你有自己的骑兵，可说是应有尽有。”

在用绳子围起的马栏里共有五匹马，三匹栗色马，一匹枣红马，一匹花斑马。罗伯特·乔丹先把那五匹马粗看了一下，然后再逐个细看。巴布罗和安塞尔莫都清楚这是五匹极好的马。巴布罗自豪地站在那儿，不再哭丧着脸了。他十分怜惜地瞅着马匹。

安塞尔莫的神情也有几分自得，仿佛是他突然在别人面前展现了奇迹一般。

“你看这些马怎么样？”

“都是我搞来的！”巴布罗说。罗伯特·乔丹听见他那自夸的语气，心里很高兴。

“那匹，”罗伯特·乔丹指着一匹栗色马，那是一匹个头很大